

见证北京警察的欺诈与暴力

—西方法轮功学员北京之行

今年2月,6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西人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请愿,呼吁结束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们因此而遭到了暴虐的踢打、拖拉,很多人被打伤,眼镜被打碎,衣物被撕扯破。他们被非法拘留,甚至被投入监狱。身为外国公民都遭到如此残暴的对待,难以想象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每时每刻遭受的是怎样惨无人道的身心折磨。

在下榻的北京旅馆房间中 被抓捕

2月12日晚,大约50名警察闯入14名来自欧洲的法轮功学员的旅馆房间,用暴力强行将他们带走。一位42岁来自英国的名叫罗丝玛丽·卡参的妇女在这次警察的突击中被拽著头发拖拉,以至一大片头发被揪落。随后,他们被带到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里,在被送上飞机前受到了8、9个小时的审问。秘密警察只是怀疑他们可能计划举行抗议,因而先下手为强,逮捕了他们。中国警察夺走了他们的随身听,光盘,磁带,羊毛衫,书籍,甚至汽车票。

“在广场上我们见识到了这辈子从未见过的那么多的警察”

来自美国华盛顿特区

的唐娜在对记者描述她在北京的经历时说,“我们按计划到了天安门广场,一路上被盘查护照至少三次。在广场上我们见识到了这辈子从未见过的那麼多的警察,穿制服的、便衣的、警车,挤满了广场。气氛非常紧张。我们在打开大法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不到几秒钟内,六、七个便衣、警察就以极其快的速度扑了上来,又踢又打又抓头发把我扔到警车後座上。开始一个警察用腿卡住我的上身,挥拳要打我的脸。我告诉他‘不准打人。你也用不著打人。’他就让我坐起,但他一直用胳膊紧紧的卡著我的脖子。我看到我丈夫差点儿被扔到车顶上。”

因拒交护照被投入监牢

德国青年安德列·胡博因打开了写有“法轮大法”字样的横幅并且高喊“法轮大法好”於2月14日被捕。在非法审讯中,他拒绝说出姓名地址,不肯交出护照。随后他被带到北京郊外的一个监狱。警察说要判他5年徒刑,并且放肆地叫嚣著国际法及联合国法律在中国无效。他们被强迫接受体检,然後被脱光衣服检查,所有的随身物品均被非法没收。他和另外一名瑞典学员和一名日本学员被关进一间面积不足15平方米

的牢房,本来只供8人使用的房间里却关押了10个人。牢房里靠墙有一排木板,旁边是一个狭窄的过道,在房间的尽头有一个洗脸池,在一块玻璃板後面有一个水龙头,提供冰冷的自来水,在地上有一个坑,这就是厕所和“淋浴”的下水道。睡觉时他们只能一个挤

著一个地侧著身子睡,整个房间里充斥著粪便的味道,他们在这人间地狱里度过了三天。当他终於被带去见德国使馆代表时,使馆的人根本不知道他们被关在监狱,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当晚还将被送回监狱。警察一直在欺骗著各国驻中国使馆。



安德列·胡博被扑倒在地,7名警察试图将他拖入一辆警车。



22岁的大学生马克·哥德乐(Mark Gardner)在飞抵洛杉矶机场时,右颊还带著明显的淤血块,左颈上也留下了一块红色的伤痕。

“政法委给我两个死亡名额,插死灌死白死。”

揭露吴家堡子劳教所警察的暴行

“2001年12月27日,街道办事处伙同派出所用欺骗的手段,以谈救济款为名将我强行绑架,直接送往吴家堡子劳教所。为抗议非法关押,我开始绝食。

绝食七天时,他们将我的手反扣,摔倒在地。关正和踩後背,侯勇踩下身,然後猛踢我全身和关节,我嘴唇当时被踢破。它们发疯似的把我翻个面朝天。然後关候他们二人又发疯似地电我的全身,裤子被电出了洞,还邪恶地翻开我的衣领电,说这儿肉嫩。

绝食第八天,关正和、侯勇等人突然闯进来,把我绑到医务室,让刑事犯按住。我对一刑事犯说:“你不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管教一起迫害我!”他满不在乎地说:“那我不管,只要能减刑就行。”他们使尽了力气也没撬开我的牙;於是拿电棍电我,并对我下鼻管灌食。因灌得太

急,呛到关的身上。关电了我几下,走了,边走边说:“收拾死你,等著瞧!”

一次恶警吴伟带领一帮刑事犯给我灌食,吴伟说:“强行灌!”并拿勺子撬我的牙,没撬开,恼羞成怒要下鼻管,医生怕死人,拒绝了他。吴伟说:“没事儿,政法委给我两个死亡名额,插死灌死白死。我就不信治不了她,今天就拿她开刀。”说完操起勺子撬我的牙,牙龈撬出了血,没能得逞。他气急败坏地要拿电棍电,“电死也得电开”。大夫说:“她抓得本来就不明不白,问题解决了,她就会吃了,如果解决的话,不用灌,谁愿意遭这个罪。”许多人都出来说话。吴伟不管,一会儿掐我的肋骨,一会儿撬我的嘴,最後没有办法便强行下鼻管,当灌到第八管时,医生说:“不能再灌了。”吴伟撩开我的衣服,流氓地拍拍我的肚子,说:“没事儿,再来两管死不了,能挺一阵子……”

他们见我快要死了,为了推卸责任,把我转移到家里。我身上伤痕累累,奄奄一息。

附:吴家堡子教养院严管班电话 0413-4658164

法轮功学员胡友良被虐杀前後的几个镜头

2002年元月24日、25日,也就是法轮功学员胡友良被残酷迫害致死後的第二、三天,浠水县内谣言不断,有人说是病死的,有人说是绝食饿死的。事实究竟如何?请随著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镜头一:

2002年元月21日,胡友良的妹妹到看守所探视,老胡对妹妹说:“我在湖南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指公安)马上就要放我出去,你回去把伙食费准备好(指释放时交给看守所的伙食费)。”当时胡友良的大脑思维清晰,行动自如,一切都很正常,怎麼会事隔一天突然病死呢?

镜头二:

2002年元月23日上午,正当痛失亲人的妻子和两个小女儿撕肝裂肺之时,浠水县地方病医院的病房

内,公安及医务人员煞有介事地给已死去的胡友良插氧气管、挂吊针,忙忙碌碌地对著尸体“抢救”,一旁的公安手持录像机在录制这一“感人”场面。

惊闻噩耗赶来看望的老胡的生前好友目睹这让人作呕的一幕,气愤地说:“你们真要不得,人都死了,还搞假抢救录像!胡友良犯了甚麽罪?不就是炼了法轮功吗?也不至於要他的命啊!”

镜头三:

遗体火化时,公安不许前来送葬的法轮功学员靠近,不准亲属提任何要求,尤其不准说遗体不火化,更不能说胡友良不是病死的等等。武警匆匆将胡友良遗体拉往火葬场。在火葬场,火化炉点了四道火才点著,老胡死得冤啊!

火化前,亲属用手按了一下遗体的肚子,立即从老胡嘴里冒出黄水、血水和白色泡沫,遗体尚有体温。

镜头四:

胡友良遗体被火化後,一帮公安如释重负,一下子放松了刚才那种紧张凶狠的表情,笑得非常开心,他们互相拥抱、敬烟,好像一切烟消云散。

下面让我们的镜头对准参与迫害者:浠水县610办公室负责人:方永明;浠水县公安局副局长:黄海军(主管迫害);浠水县公安局国安科(一科):杨俭(科长) 浠水县公安局国安科(一科):甘世涛、陶劲松。

两年来江泽民政权镇压法轮功的政策残酷程度节节升级,目前已证实有380人被迫害致死,一万多人仍遭监禁。